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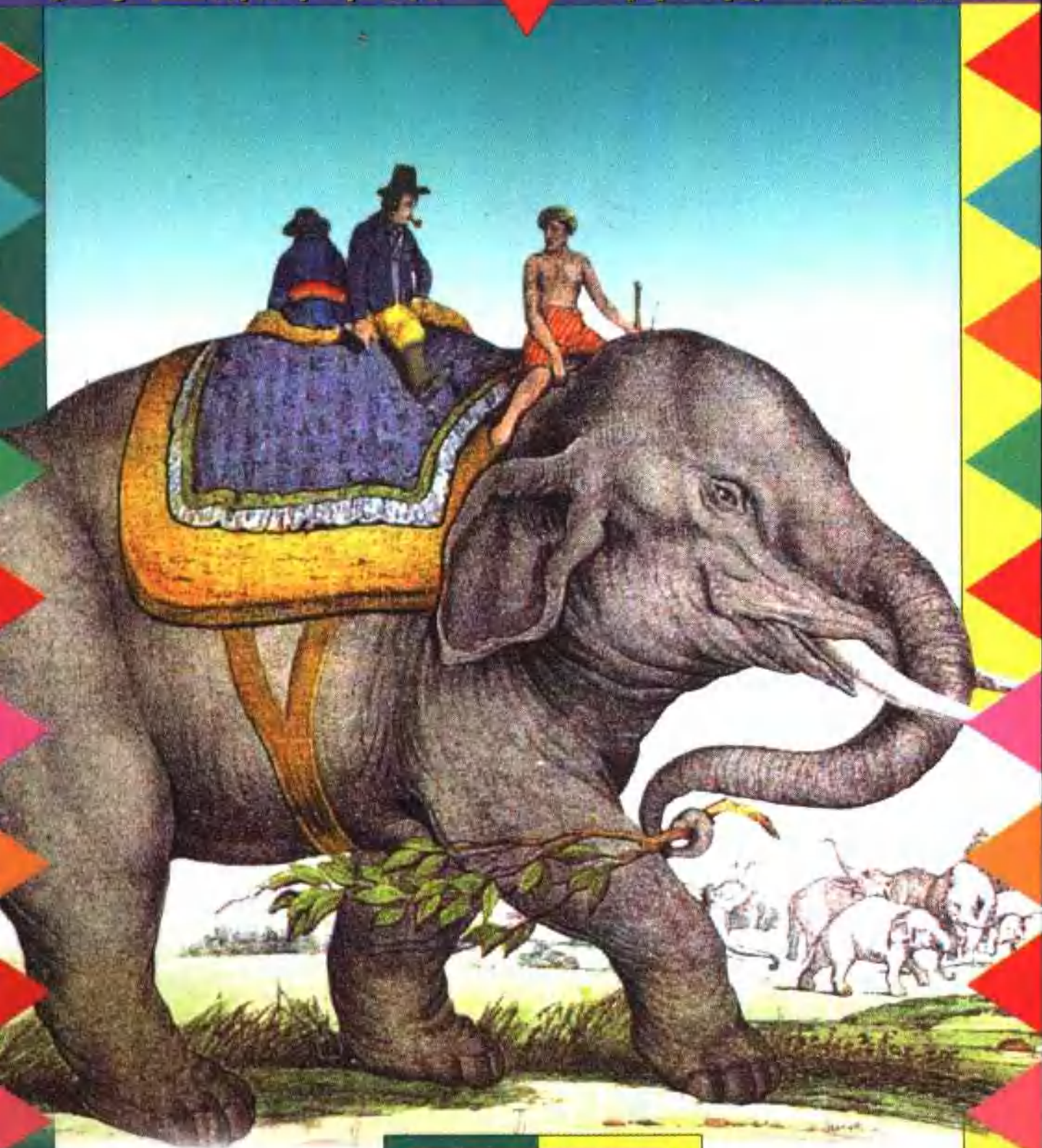


八十天环游地球

插图本

小学生课外书架

名著精品



山西人民出版社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 VINGTS JOURS

八十天环游地球

原著：凡尔纳 改编：弃子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十天环游地球 / (法) 凡尔纳著; 齐子改写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1

(小学生课外书架·名著精品)

ISBN 7-203-04162-X

I. 八… II. ①凡…②齐…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1565.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7650 号

策 划	李广洁	姚 军
终 审	张彦彬	
丛书责编	姚 军	李慧智
责任编辑	宁志荣	
责任校对	张 维	郭永慷 马秀萍
内文设计	冯 梅	

八十天环游地球

改编: 齐子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4922102

新华书店经销

昌宏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850×1168 1/48

印张: 72 字数: 1518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套)

* * *

ISBN 7-203-04162-X/G·1771

定价: 100 元 (全套 20 本)

ISBN 7-203-04162-X



9 787203 041627 >

目 录

绅士福克与仆人路路通 [1]

一次打赌 [9]

路路通被吓得目瞪口呆 [18]

费克斯侦探 [26]

多嘴的路路通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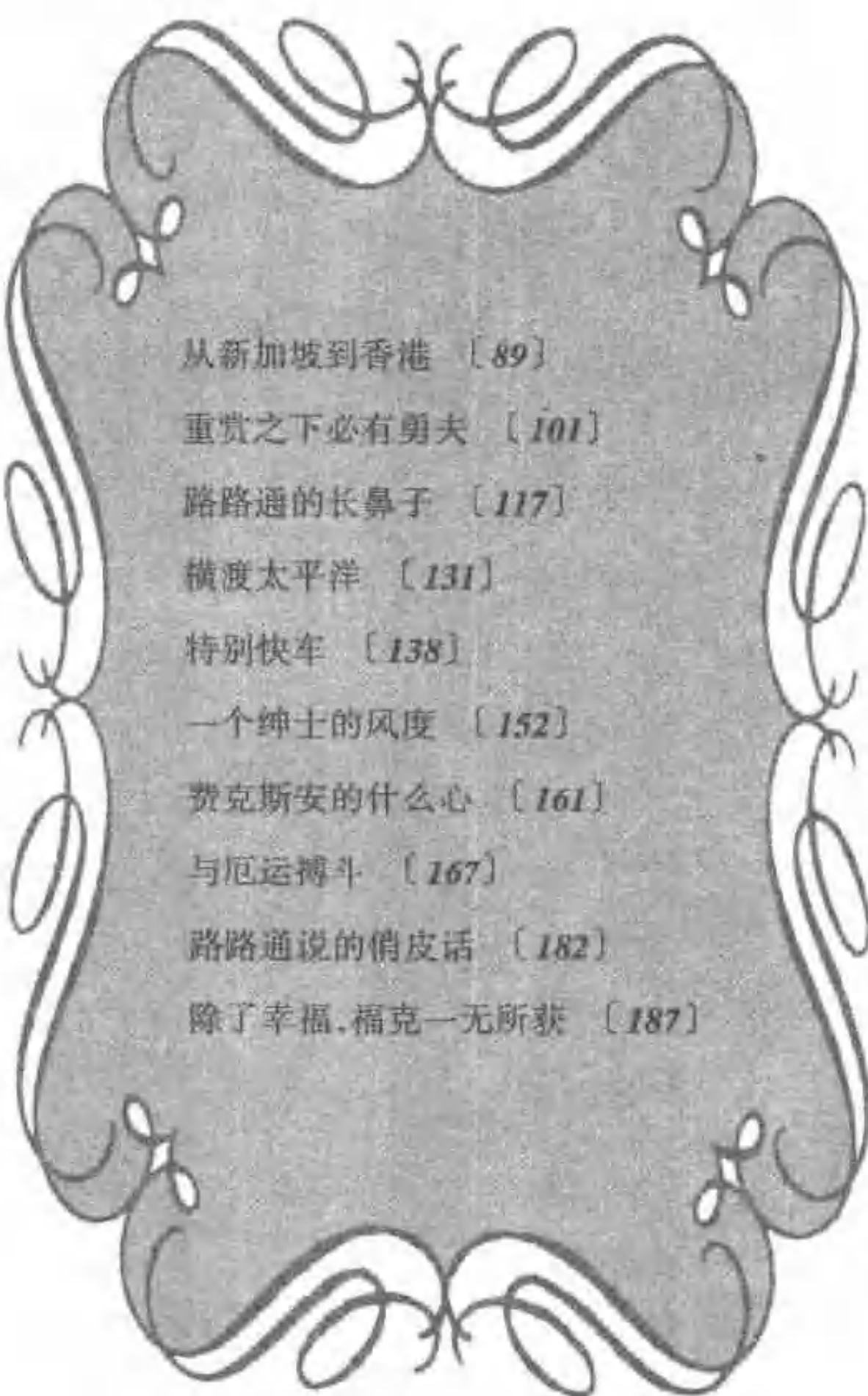
顺利渡过红海和印度洋 [42]

赤脚逃出神庙 [49]

象背上的旅行 [57]

艾娥达夫人 [67]

一场官司 [79]



从新加坡到香港 [89]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101]

路路通的长鼻子 [117]

横渡太平洋 [131]

特别快车 [138]

一个绅士的风度 [152]

费克斯安的什么心 [161]

与厄运搏斗 [167]

路路通说的俏皮话 [182]

除了幸福,福克一无所获 [187]



绅士福克与仆人路路通

1872年的时候，在英国伦敦的白林敦花园坊赛微乐街七号，住着一位名叫斐利亚·福克的先生。关于他的底细，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豪爽的君子，一位上流社会的绅士，同时还是很有声誉的改良俱乐部的会员，别的就一点也不清楚了。

在人们看来，福克是一位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物。他很有钱，可是他的财产是从哪儿来的，就连消息最灵通的人也说不出个究竟。他从来不去交易所、银行、商行之类的地方，不论在伦敦的哪个港口或码头，从未停泊过船主叫福克的船只。他既不开工厂，也不经营农业，除了改良俱乐部外，他不是任何一个团体的成员。

总而言之，再也没有比这位绅士更不爱与人交往的了，他尽可能少说话，似乎由于沉默寡言的缘故，他的性格越显得稀奇古怪。然而他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一举一动总是那样准

确而有规律，老是一个样子，这就更加引起人们对他产生了奇怪的猜测和想象。

他出门旅行过吗？有可能。因为在世界地理方面，谁也没有他的知识渊博。他经常用简单明了的几句话，就澄清了俱乐部中流传的有关某某旅行家失踪或迷路的众说纷纭的流言，好像他生来就具有一种千里透视的天资。但不管怎样，有一件事是十分肯定的：福克先生已有好多年没有离开过伦敦了。那些对他了解稍多一些的人可以证明：除了看见他每天经过那条笔直的马路从家里到俱乐部去以外，没有人能站出来说在其他任何地方曾经看见过他。

福克先生的消遣，除了看报，就是玩“惠斯脱”，这是一种类似桥牌的扑克游戏。这种安静的娱乐最合乎他的天性。他常常赢钱，但对他来说打牌是为了娱乐，是一场比武，是一场对困难的角力，而并不是为了赢钱。赢来的钱也都用来做了慈善事业。

福克先生没有妻子儿女，也没有亲戚朋友，从来没有看到有人拜访过他。他家里只用一个仆人。因为主人的生活习惯永远没有变化，所以需要佣人做的事并不多。但是福克先



生要求他仅有的一个仆人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按部就班，准确而又有规律。就在10月2日那天，福克先生辞退了她的仆入，原因是：他本来应该替主人送来华氏八十六度剃胡子用的热水，但他送来的却是八十四度的热水。现在福克先生正四平八稳地坐在安乐椅上，等待着新仆人的到来，这人应该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之间来。

福克先生全神贯注地看着挂钟的指针，按他的习惯，钟一敲十一点半，他就离家到改良俱乐部去。

不多久，被辞掉的仆入带进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他来到福克先生面前，向他行了个礼。

“你是法国人吗？你叫什么？”福克先生问。

“我叫若望，假如老爷不反对的话。”新佣人回答说，“路路通是我的外号。凭这个名字，可以说明我天生就有精于办事的能耐。先生，我自信还是个诚实的人，但是说实在话我下过很多种行业了。我做过闯江湖的歌手，当过马戏班的演员，做过体育教练，还在巴黎当

过消防队的班长呢。我离开法国五年了，因为想尝尝当管家的滋味，所以才在英国当亲随佣人……”

“路路通这个名字倒蛮合我的口味。你可知道在这里工作的条件吗？”福克先生问。

“知道，先生。”

“那就好，现在你的表几点？”

“十一点二十分。”

“你的表慢了四分钟。好吧，从现在起，1872年10月2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二十九分开始，你就是我的仆人了。”说罢，福克先生站起身来，左手拿起帽子，用一种机械的动作把帽子往头上一戴，一声不响地走了。

现在赛微乐街寓所里只剩下路路通一个人了。

刚才短短的几分钟，路路通已把这位未来的主人仔细地观察了一番。他看来有四十岁上下，面容清秀端庄，高高的个子，虽然略有些胖，但并不因此损及他翩翩的风采。金褐色的头发和胡须，面色白净，牙齿整齐美观，眼睛明亮有神，简直是那种冷静的英国人最标准的典型。



路路通在英国的五年里一直在伦敦给人当仆人，但他始终没有找到过一个合适的主人。路路通是个正派的小伙子，相貌也很讨人喜欢，他是个殷勤又温和的人，双肩上长着颗圆圆的脑袋，使人有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身躯魁梧，膀阔腰圆，肌肉结实而且力大非凡，这都是青年时代锻炼的结果。他棕色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叫人觉得他的性格是嘻嘻哈哈大大咧咧。不管谁都会担心，他是不是能和福克先生合得来。对于这一点，只有路路通自己最有信心。因为路路通正想找一位像福克先生那样，生活十分规律，既不在外面住宿，又不出门旅行的主人。

路路通把整个住宅巡视了一番。从地窖到阁楼处处都跑遍了，看来这房子整齐、清洁，庄严、朴素，而且非常舒适方便，这些都叫路路通感到很开心。他在三楼找到了他的房间，这间屋子满合他的心意，房里有电铃和传话筒，在壁炉上面有个电挂钟，它跟福克先生卧室里的钟一秒钟都不差。房间里还有一张注意事项表，贴在挂钟顶上，这是他每天工作的项目——从早上八点福克先生起床的时候开始，



一直到夜间十二点这位有条不紊的绅士睡觉为止，所有该做的事统统都写在上面，交待得清清楚楚。路路通高高兴兴把这张工作表细细地琢磨了一番，并把每件该做的事都牢牢记在心上。

路路通把这所住宅仔仔细细察看一番后，他情不自禁地搓着双手，宽宽的脸膛上露出洋洋得意的笑容，于是左一遍右一遍兴高采烈地自言自语：“这太好了，这正是我的差事，福克先生跟我，我们俩准会合得来。他是一个不爱出去走动的人，他做事一板一眼活像一架机器！妙呀！伺候一架机器，我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



一次打赌

早上十一点半，福克先生和往常一样，走出赛微乐街的住宅。他的右脚在左脚前移动了五百七十五次，左脚在右脚前面移动了五百七十六次之后，就到了改良俱乐部。这是一座高大的建筑物，矗立在宝马尔大街上。

福克先生直接走进餐厅，窗外花园里的树木早被秋天抹上了一层金黄的色彩，福克先生坐在一向坐惯的老地方，桌上的食具都已摆好了。这顿午餐包括有：一盘小吃，一盘加上等辣酱油的烹鱼块，一盘深红色的烤牛肉配着香大黄和青醋栗果，另外还有一块干酪。吃完后，又喝了几杯特备的好茶。

十二点四十七分，这位绅士从餐室来到大厅。大厅里富丽堂皇，装饰着装潢讲究的绘画，侍者过来，递给福克先生一份《泰晤士报》。他看这份报纸，一直要到三点四十五分，接着再看新到的《标准报》，一直看到吃晚饭。用完晚餐，五点四十分，他又回到大

厅，专心细读《每日晨报》。

半个小时后，大厅里热闹起来，有几位会员进来，挨近壁炉坐下。这几位是和福克一起玩纸牌的老伙伴，跟福克一样，全是“惠斯脱”迷。其中安得鲁·斯图阿特是工程师，约翰·苏里万和撒木耳·法郎丹是银行家，多玛斯·弗拉纳刚是啤酒商，高杰·弱夫是英国国家银行董事会董事。这些人既有金钱，又有声望，在俱乐部的会员中，称得上是金融工商界拔尖的人物。

“喂，弱夫先生，”多玛斯·弗拉纳刚问道，“这件案子到底怎么样了？”

原来这几位先生正在谈论一件盗窃案。这件事发生在三天前，那天是9月29日，一大叠价值五万五千英镑的巨款，竟然从英国国家银行里被人偷走了。

“我首先要说明，那人并不是个贼。”高杰·弱夫郑重其事地说。

“怎么！？偷了五万五千英镑还不是贼？”

“《每日晨报》肯定他是一位绅士。”福克从报纸里探出头来，一边说着，一边向诸位先生致意。



《每日晨报》上是这么说的：

“9月29日，曾有位衣冠楚楚，气派文雅的绅士，出现于付款大厅即盗窃案发生之现场，徘徊良久。根据调查结果，已相当准确地掌握此人之外貌特征，并已及时通知英国及欧洲大陆所有警探。”

一批最干练的警探已被派到了利物浦、格拉斯哥、哈佛、苏伊士、布林迪西、纽约等地，谁能破案即可获得两千英镑的奖金，另加追回赃款的百分之五作为报酬。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像高杰·弱夫这样有见识的人就认为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贼是溜不掉了。

但是安得鲁·斯图阿特却没有这种信心，于是，这些先生们就此问题又争论起来。他们围坐在牌桌的四周，斯图阿特坐在弗拉纳刚的对面，法郎丹坐在福克的对面。在打牌的时候，他们都聚精会神不说话，但在一局结束算分的时候，中断了的争论又重新热烈展开了。

“我认为这个贼能逃掉。他准是个机灵的人！”斯图阿特说。

“算了吧！”高杰·弱夫说：“他能逃到哪儿？”

“这我不知道，”斯图阿特说，“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世界能去的地方多着哪！”

“那是过去的情况了……”福克声音并不高，斯图阿特却在此话题上又扯起来了，他说：“什么，过去的情况！？难道现在地球缩小了？”

“的确如此，”弱夫先生说，“我的看法跟福克先生一样，如今环游地球一周，比起一百年前，速度要加快十倍！”

“那个贼逃跑起来，岂不是也一样方便了吗！”

“斯图阿特先生，该您出牌！”福克说。

可是固执的斯图阿特仍不服输。一局牌打完，他又拣起了话头：

“弱夫先生，您应该承认，地球缩小了，这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您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今花三个月的时间就能绕地球一周……”

“只要八十天，”福克接上道。

“是这样的，先生们，”约翰·苏里万插嘴说：“自从大印度半岛铁路的柔佐到阿拉巴哈德通车以来，八十天足够了。您瞧，《每日晨报》上还登了一张时间表：